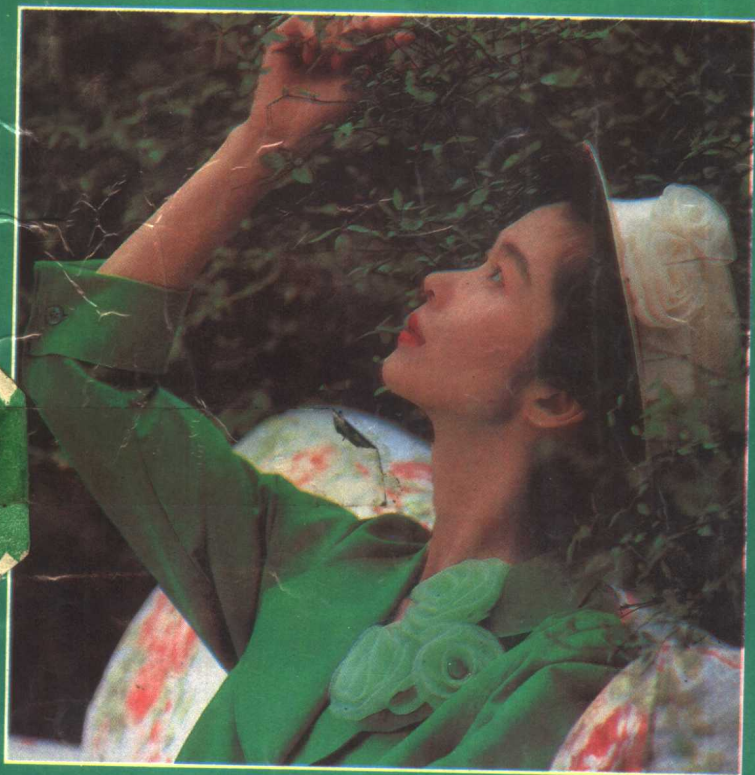

YIXI
LIUSHUI

一溪流水

玄小佛 著 (台灣)



新世紀出版社

一 溪 流 水

(台湾)玄小佛著

新世纪出版社

1988·广州

一溪流水

(台湾)玄小佛著

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 顺德杜洲印刷纸类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1/32 7.375印张 150千字 1988年12月第一版

1988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, 1~80000册

ISBN7—5405—0305—2/1·43 定价: 2.45元

《一溪流水》内容简介

“一溪流水水流云”一阙古曲，蕴含了无尽的爱与恨。

二十岁的姑娘苏灿云高中毕业后靠在一家餐厅演奏电子琴为生。她的天生丽质吸引了豪门巨商的独子费南。涉世未深的姑娘付出了自己全部的爱之后，却遭到无情的抛弃。

怀着刻骨的恨意，独自带着与费南生下的私生子，苏灿云决心报复。在一位巨商的扶助下，她以坚强的毅力一面攻读夜大学，一面顽强地挤身商界。几年以后，靠自己的精明才智和艰苦奋斗，苏灿云终于成为商界的强人，并开始向费南实施报复。在她的周密计划下，很快便击溃了费氏企业，并使费南成为自己的雇员。然而，昔日的爱与恨，今日的义子夫妻，恋人朋友，种种纠葛杂缠，真是“剪不断、理还乱”……



服务生把客人点曲的纸单放在电子琴上，苏灿云头也没抬，继续正在弹奏的曲子。

掌声很零落，对一个职业电子琴师来讲，就算没有掌声，心理上，也不受一点影响。本来嘛，餐厅里，聊天的聊天，宵夜的宵夜，电子琴不过是点缀情调罢了，整个餐厅中，它占的地位，百分比非常低。

苏灿云把落到肩前面的长发往后一摔，零落的掌声中，她又看到那张脸了，旁边有好多围坐着。

那是张漂亮、略带玩世不恭的脸。

那张脸对苏灿云专注而又有那么点不在乎的一笑。

苏灿云拿起琴架上的纸单。

——一溪流水水流云——

又是这只曲子，苏灿云望了望那张脸一眼。

熟练的奏完了那张脸点的曲子，苏灿云阁上琴盖。两个小时的职业结束了。

象每天一样，苏灿云一秒不多留，夹着琴谱，离开餐厅。

苏灿云一只脚才踩出餐厅大门，前面就笔直的站着一个男人，指尖夹着半截烟。

“我的朋友想请你一块吃宵夜，可以吗？”

顺着男人的目光方向，苏灿云看到那张脸，满带自信地等着苏灿云过来。

苏灿云不屑地一皱眉头，迈出脚步。

突然，一只手伸过来，挡住了苏灿云，这动作把苏灿云惹火了，抽出琴谱，什么话都没说，朝着横挡的手，“啪”地，好大一个巨响，打开了。

大踏步地走到公共汽车站牌，车正好来。

上了车，苏灿云闭了会儿眼皮，十分钟的车程，就到她住的地方了。

一下车，苏灿云震呆了。

一辆银灰的巨型高级轿车停在她前面，车门外站着一个人。

谁？是那张脸。

米色西装，咖啡色真丝衬衫，金质铜钻的领带夹、袖扣，倚着气派的车，那抹斜斜的笑意，夹杂着一股贵族的傲态。

苏灿云屏住气息，冷硬地：

“你挡住了我的路。”

那抹笑意，渗着不在乎的眼神，盯住苏灿云：

“你拒绝了我们的邀请。”

苏灿云笑里带冷艳的脸，轻轻一昂：

“请你注意我的职业，不包括陪客人吃宵夜。”

“客人？我叫费南。”

那张脸叫费南，他双手抱着胸，玩味地留着苏灿云的表情。

“一个对你有兴趣的男人”

苏灿云脸昂的更高了，眼眸中充满了鄙视。

“我叫苏灿云，一个对你没有兴趣的女人。”

费南笑起来了：

“好对白！我喜欢凶悍的女人。”

憎恶地瞪了那个叫费南的好一会儿，苏灿云扭开头，跨步走进巷子里。

“明天我还会去点一溪流水水流云！”

背后传来引擎发动和大声嘻叫的调笑。

苏灿云步伐迈的好快，头也不回。

开了门进了一栋简单的公寓三楼，苏灿云发现母亲还没睡。

平常，他们是不会等灿云的。

苏灿云知道一定有事。

果然，门还没带上，母亲的声音就传过来了：

“薪水发了吧？”

抱着琴谱苏灿云一边关上门：

“明天才到月底。”

“没钱罗。”母亲用眼角再等苏灿云的反应：“养你这么大。又供给你念到高中，辛辛苦苦的，唉！我们还指望老了能享点福，现在可好，连——”

“妈！”

苏灿云叫住了母亲。

“每个月的薪水袋，我留过一毛钱吗？”

苏灿云指着自己的衣服。

“没有经过你的同意，我买过件新的衣服没？我的脸上用过一点化妆品吗？除了每天来回的公共汽车票，我几乎连电影都没有看过一场。”

苏灿云走到母亲面前，委屈而悲愤地。

“妈，不要过份苛求我好吗？虽然我不是你们亲生的女儿，但是我也从来没有忘记是谁把我养大的。”

苏灿云有些哽咽地望着母亲。

“我在尽力，我一直在尽力要你们过更好的生活。”

移开落在母亲脸上的视线，苏灿云努力挤出些委屈求全的忍耐。

“去睡觉吧，妈，很晚了，明天就发薪水了。”

母亲走了，没有问灿云是不是饿了，需不需要吃点东西。

苏灿云打开冰箱，取出些冷菜、冷饭，肚子真的饿。但，又放回去了。

* * *

———溪流水水流云，费南。

今天点曲纸条上，加上费南两个字。

苏灿云看到费南那抹突出的笑，傲然而不在乎。

他的旁边围了些朋友，有的替他倒酒，有的替他点烟，他像个君王，权威又带着几分叫人难以抗拒的潇洒。

两个小时结束了。

苏灿云夹起琴谱，她没有离开餐厅。她到后面会计部拿薪水。

领了薪水，苏灿云直接由后门绕到外面等车的站牌。

突然，一个男人的声音由身后轻轻传来。

“这么漂亮的女孩，为什么不去修饰她呢？”

是费南。

他抚着自己的下巴，打量着苏灿云。

“你有很多好的条件，可惜！你不懂得整理自己。”

路灯下，苏灿云忿怒而难堪地扯了扯从地摊上廉价买的T恤。

不等苏灿云吼出来，费南连忙摇手一摆。

“别发怒。”

费南指了指自己的脑袋。

“这个人可没有恶意。”

公共汽车来了。

苏灿云正要跨上去，费南一手拦住，一手向车掌小姐摇手致歉。

“对不起，我们不坐。”

车掌小姐很生气地把门关上，车子开走了。

苏灿云的反应出奇的平静，抱着琴谱，她斜着脸，直直地望着费南。

“半夜调戏女孩是你的专长？”

费南也斜着脸望苏灿云，不同的是，他嘴角露出不胜滑稽的笑意。

“并不是每个女孩我都想调戏哦！”

苏灿云换了个站姿。

“我的举止轻浮，引发你的念头吗？”

费南双手插在裤袋里，研究地由头至脚，看了苏灿云一遍。

“你很美，坐在那儿弹电子琴，我替你可惜。”

“我喜欢地个职业。”苏灿云头一摔：“因为我喜欢它的待遇。”

“待遇？多少？十万？一百万？”

费南皱着眉轻笑。

“暴殄天物。”

又来一班公共汽车了。

苏灿云正要招手，费南一把拉住。

“你的条件该坐在漂亮的轿车里，来，我送你回家。”

费南指头用力一弹，他那辆豪华的银灰色车就徐徐地开过来了。

“请上车。”

苏灿云站着没动，这样的车，她连摸都没摸过，坐进去？这距离她生活范围太远了。

“上车呀？你不觉得你像这部车的主人？美丽、高贵、有价值，嗯？”

苏灿云要上车了，很生疏，有些怯怯地坐了进去。

“不要紧张，我的念头很纯。”

苏灿云是紧张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座位前被费南按出一个小吧台。

“喝酒吗？”

盯着那个自动跑出来的吧台，苏灿云努力压制住紧张与好奇，一动不动地端坐着。

“你想灌醉我？”

费南一笑，倒了杯饮料，那水晶杯漂亮极了。

“喝杯可乐，会不会醉？”

“我不渴。”

“你担心里面加了什么东西？”

费南又一笑。

“好吧，如果加了东西，我害自己好了。”

一口气，费南把可乐喝掉了，然后，晃晃杯子。

“等着看我是不是被自己害了。”

苏灿云终于露出她见费南以来，第一次的笑容。

“前面慢点，我家到了。”

司机缓缓慢下来，苏灿云发现费南紧迫地盯着自己看，

连忙，她闪开那道令人窒息的目光。

司机给苏灿云开了车门，苏灿云发现费南紧紧地握了自己的右手，柔声地：

“明天见。”

苏灿云轻轻挣脱了手，没有搭理。

“不见我吗？”

“我习惯坐公共汽车”。

“习惯会改变的。喏，你忘了琴谱。”

几乎是用抽的，苏灿云掉头走了。

看苏灿云走进了巷了，费南才指挥司机开车。

“老陈，她漂亮吗？”

“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漂亮的女人。”

苏灿云在巷子幽黑的角落里，一直看着费南的车开走了，她才上楼。

她一级一级地爬上阶梯，爬的好慢。

费南？

这个看来近三十岁的男人，他有什么企图吗？

母亲和父亲都还没睡，苏灿云知道，他们在等她的薪水袋。

“怎么回来这么晚？”

母亲点了薪水，一张不少，脸上才稍稍露出一丝温和。

“桌上给你留了菜。”

“我不饿。”

“什么时候加薪？”

苏灿云怜悯地看了看那张爱钱的脸。

“我才去三个月，没这么快。”

说完，苏灿云回到自己房里。

一张普通的小单人床，一架陈旧的小衣橱，所剩的空间，
只够转身了。

躺在床上，脑子里，费南的脸，费南那不在乎的带傲态的神情，费南那令人猜不透的举止，一次、一次的在苏灿云面前重叠。

企图？

苏灿云遽然翻身起来。

她从皮包里掏出巴掌大的镜子。

她详细的望着自己：光滑白晰的皮肤，没有经过整修，但，柔顺浓黑的眉毛、灿亮的眼睛、弧度优美的鼻尖、线条微微往上翘的嘴角。

苏灿云是漂亮的，从小时候开始，她就在“好漂亮的女孩”这种赞美声中长大的。

费南？

苏灿云闭上眼睛：他是个好条件的男孩，他有东方人罕有的高度，他有使人动心的轮廓，最重要的，他那股稀有的气质，那是你在街上，在路边，在公共场所选不出来的一种味道。

费南？他的企图是什么？

他明天会再出现吗？

* * *

六点多，苏灿云在家吃了晚饭，夹着琴谱，走出巷子，准备搭公共汽车到餐厅。

巷子被一辆银灰色的车堵住了。

费南！

夹在腋下的琴谱差点掉了下来。

他真的出现了？

他靠着车门，两手抱在胸前，欣赏地看着苏灿云的惊讶与不知所措。

“上车吧”

“——我，我要上班。”

“你不用上班了。”

费南把车门打开。

“进来，那点薪水没什么好要的，我已经替你辞掉了。”

“姓费的！”

苏灿云尖叫起来，怒不可遏：

“凭什么！你凭什么！你知不知道这个工作我得来有多难？王八蛋！你这个王八蛋！你到底凭什么！”

苏灿云都要哭出来了。

费南仍然在笑，双手一摊。

“那家餐厅，不过占我事业的百分之一，你紧张什么？电子琴有什么好弹，你要的话，整家餐厅送给你好了。”

苏灿云要哭出来的眼睛，睁得好大。

餐厅？餐厅是费南的？

她被推上车了。

她听到费南对司机吩咐。

然后，她被带到高尚无比的俱乐部。

男的都西装笔挺，女的都衣衫华丽，坐在宽敞的丝绒椅子上，苏灿云突然发现自己是个灰姑娘。

费南点了好多东西，又开了香槟。

“合你胃口吗？”

苏灿云怯怯地望着费南，望着费南从精致的餐具里，掏出一块田螺的肉。

“尝尝看。”

苏灿云被四周的气氛，搅得自卑，她已经尝不出名贵肉螺的鲜美了。

“别耽心，不会醉。”

费南倒过一杯香槟，接过来，苏灿云轻啜了一口。

“我——没来过这地方。”

费南举了举杯。

“你以后会常来。”

“——我第一次喝香槟。”

“喜欢的话，你可以常喝。”

“我——”苏灿云偷偷溜了四周一圈：“我这个样子，不适合坐在这儿。”

费南点了根烟。

“你指那些女人吗？她们不过衣服比你漂亮。”

有两个人过来跟费南打招呼，毕恭毕敬的，三句话，夹了两句半的英文。

“他们赞美你。”

苏灿云没出声，她又自卑了，她听不懂费南的另一种语言。

“他们是我在美国念书的同学，现在搞建筑。”

“你在美国——”

“念商。”

“我——我高中毕业。”

弹着烟灰，费南欣赏着苏灿云姣美的脸。

“不影响你的美。”

烟一息，费南招手。

“签单。”

只见费南气派地在帐单上签了个字，就搂着苏灿云的肩出去了；一路，他轻微的点头向那些对他恭敬打招呼的人

回礼。

“永媚服饰公司。”

出了俱乐部，费南吩咐司机。

苏灿云疑惑地望着费南。

“不是送我回家？”

“送你去做一个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。”

永媚服装公司？

那是名女人，有钱阔太太专门去的地方，由头到脚，要什么，有什么，价钱贵得惊人，随便一件衣服，就够苏灿云弹一个月电子琴。

“费——费先生，你还是送我回家好吗？那个地方，不适合我去。”

“开玩笑，你不适合，没有女人进得去了。”

“费先生——”

不由苏灿云拒绝，费南已经搂着苏灿云进了“永媚”。

“永媚”正在打烊，老板娘一看是费南，半关的大门，连忙让小妹打开。

“费先生，欢迎，欢迎。”

又是茶又是烟，老板娘一点不敢怠慢。

“把最好的东西，从头到脚都找出来。”

“好漂亮的小姐。”

当然有些恭维，但，到她这里选购的人，老板娘可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女孩。

“替我帮她装饰起来。”

“十分钟。”老板娘巴结地：“十分钟你就会看到一个绝世美女站在你面前。”

苏灿云站着没动，费南轻轻抚着她的肩。

“去呀，让我看到一个美丽的仙女。”

“我——费先生，我——”

“害怕什么？”费南勾了勾苏灿云的下巴：“我等你。”

费南的声音好柔、好轻，一股温暖在苏灿云胸口散开，尤其那双勾下巴的手，热热地，只这么一刹那，苏灿云瞬间觉得自己和费南好接近。

她怯怯地跟老板娘进去了。

苏灿云的眼睛花了。

闪着光芒的钻戒，镶着玉的手镯，琳琅地摆在苏灿云面前。

露背、低胸、及膝、落地，各种款式、各种质料，那些衣服，美得叫人无从选择。

十分钟，真的十分钟，苏灿云出来了。

她垂直的长发高挑，镶钻的耳坠、手镯项练、戒指、玫瑰红法国真丝露背长裙，露出她光滑白晰的手臂，露出她线条一等的身段，她美丽的脸上，眼影、口红。

苏灿云完全变了一个人。

她艳光四射，只要是男人，没有能抗拒的。

费南欣赏一件雕刻品般，细细地玩味，一边，他签了个字，对老板娘吩咐。

“明天，你给我搭配，由头到脚，你店里有多少，你就准备多少，送到小姐家里去。”

“费——”

苏灿云没叫出来，费南手一摆。

“我叫司机来拿。”

“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费先生真有眼光，这么美丽的小姐，我还是第一次见过，什么衣服穿在她身上都漂亮得不得了。”

走出“永媚”，苏灿云停下来。

“费先生，我不懂，——这样对我，你有什么动机吗？”

“我叫费南。”

“你没有回答我。”

费南勾起苏灿云的下巴，轻轻地吻了她的颊角。

“你是个迷人的仙女。”

费南仍托着苏灿云的下巴。

“还要什么答案吗？”

* * *

上午十点多，有人按铃。

苏灿云还在卧房睡觉，只听见母亲大吼小叫，又惊又喜地敲门。

“灿云，灿云，你快出来，好多值钱的东西，你快出来看，你快出来呀！”

穿着睡衣，苏灿云揉着眼睛。

没错，窄小简陋的客厅，堆满了极不相称——名贵的衣服，一套一套的，足可在百货店摆一个专柜。首饰由耳环到项练、胸针、戒指、镯子、皮包、皮鞋几乎是成打计的。

“灿灿，你碰到什么大财主了！”

母亲随便挑起一串珍珠项练，这辈子，没见过如此兴奋的笑容。

“你看看！随便一样都值钱得吓人，灿云，在哪认识的？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很有钱吧？”

在衣服堆里，苏灿云找到一封信。

里面只有一张简单的纸条：

——美丽的小仙女，让它们打扮你，十二点接你吃饭。

费南